

傳記文學叢刊

近代藏書三十家

蘇精著

1
0
8

傳記文學叢刊之七十二

近代藏書三十家

蘇精著

111
35
09

S
111
35
809

傳記文學叢刊七十二（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近代藏書三十家

每册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

著者：蘇 精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一一三六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719 號

自序

民國六十五年，我進入中央圖書館服務，得以在工作餘暇瀏覽館藏善本古籍，每見書中歷代藏家鈐印疊疊、或朱墨圈點題跋，心中既仰慕先賢愛書讀書之勤，又時時感歎自來藏書不易、聚散無常，稍久以後便興起蒐集藏書家資料並加以整理介紹的念頭。同時，我注意到近代關於藏書家故實的撰述，從最著名的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以後，幾乎都以敍至清末爲斷，事實上數十年來由於戰禍連結，中華典籍的浩劫更甚於從前，加上社會變遷導致傳統私人藏書事業的急遽式微，都使得近代藏書及藏書家的文獻亡佚極多，再不及時蒐羅保存，以後將更難著手，於是我決定以卒於民國元年之後的藏書家爲對象，撰介其家世生平、藏書聚散經過、所藏內容特點、編印校勘或撰述、及與藏書有關的行實等項，每家並列舉參考書目。

蒐集資料的工作，除在我服務的中央圖書館及臺灣分館進行外，曾利用過的國內資源還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及其文學院分館、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等處，而以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賜我最多；至於國外，我直接利用過或申請影印資料的包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中山圖書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兩處東洋學文獻中心、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密西根大學東亞圖書館等，其中以得自馮平山圖書館爲多。

幾年中，我總算陸續蒐集到一些藏書家的資料，可惜的是並非每人都詳盡足徵，有的家世背景不詳、有的生卒時間不明、有的藏書事蹟過於簡略等等，如要等候資料齊全才著手整理，說不定都白頭難待了，於是決定一面繼續蒐集，一面就其中資料較多的先行整理撰寫。到民國六十八年初，我在圖書館的工作增加本館舊檔的保管一項，這些舊檔的時間從民國二十二年在南京創館，到三十七年遷臺爲止，在清理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些塵封已久的檔案裏，有部分是當年購買古書的紀錄，意外驚喜之餘，便以此爲骨幹並參照其他資料，寫成「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一文，承「傳記文學」雜誌登在六十八年十一月號上，成爲我從事藏書家撰介工作以來，最先發表的文章，以後陸續撰成的藏書家，大約半數以上都登在「傳記文學」上，此外香港「明報月刊」、「中央圖書館館刊」、「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也各採用了一篇，這些文章發表後，收到包括藏書家後人的一些讀者意見，我自己又新增加若干資料，據以修訂後連同不曾發表過的部分，彙印成這本書。

遺憾的是有些藏書家的重要資料，明知目前仍然存世，實際卻無法獲得，例如大陸所藏盛宣懷的「愚齋圖書館藏書目錄」十八卷、徐乃昌的「積學齋藏書記」四卷、吳梅的「瞿安書目」稿本等等，從本書後面所附的各家參考書目，可以看出這些資料上的缺失，也因此我對每位藏書家的介紹，雖然預定包括前述的家世生平五項，但事實上卻沒有完全做到，對此我是難辭率爾之譏的。此外，由於個人的淺陋，各家內容錯誤的地方，也期待讀者的指正。同時，民國以來的藏書家，當然不會只是本書收錄的這些而已，有待記述揚摧的正多，希望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介紹。

感謝所有在我蒐集、整理、撰寫期間，指點和協助我的先生女士，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黎樹添館長和吳榮子女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仲一誠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尾崎雄一郎教授、密西根大學東亞圖書館萬惟英館長、臺灣大學葉達雄先生和王民信先生、中央圖書館胡歐蘭女士

、以及海內外圖書館界許多熱誠的同道。謝謝同事盧錦堂先生爲我審閱原稿一過並多所指正，更謝謝傳記文學社劉紹唐社長予我刊登和彙印出版的機會。還要一提正在國中求學的小女蘇茜，他在這些歲月裏，體念我父兼母職的心情和公私的忙碌，總在晚上相聚的時候，人各一燈，讀書相伴，並給我最大的親情支柱。

又本書書名墨蹟係集自傳增湘親筆所書「雙鑑樓藏書續記」序文，附此註明。

蘇 精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近代藏書三十家目次

自序	一
盛宣懷愚齋	一
葉昌熾治麋室	七
盧靖知止樓	一九
李盛鐸木犀軒	二五
梁鼎芬葵霜閣	三一
葉德輝觀古堂	三七
章鈺四當齋	四三
宗舜年咫園	四九
張元濟涉園	五三
董康誦芬室	六三

鄧邦述羣碧樓·····	六九
徐乃昌積學齋·····	七七
丁祖蔭湘素樓·····	八一
陶湘涉園·····	八五
傅增湘雙鑑樓·····	九一
梁啓超飲冰室·····	一〇一
王克敏知悔齋·····	一一三
丁福保詒林精舍·····	一二七
葉景葵卷盦·····	一二三
倫明續書樓·····	一三一
張壽鏞約園·····	一四一
莫伯驥五十萬卷樓·····	一五一
朱希祖酈亭·····	一五七
吳梅奢摩他室·····	一六三
陳羣澤存書庫·····	一六九
鄭振鐸玄覽堂·····	一七三

潘承厚潘承弼寶山樓	一九五
藏書之鄉 藏書之家	
張鈞衡適園	二〇三
蔣汝藻傳書堂	二〇九
劉承幹嘉業堂	二一五
附 錄	
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	二二三
參考書目	
一般部分	二三七
各家部分	二四一
索引	一——九

盛宣懷愚齋

生平簡歷

盛宣懷，字杏蓀，一字幼勛，號次沂，又號補樓，別號愚齋，晚年署止叟，江蘇武進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九月二十四日。他的祖父盛隆，嘉慶十五年舉人，官至浙江海寧知州；父親盛康，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湖北鹽法道、武昌道、署浙江按察使。盛氏雖是讀書世家，宣懷在科舉上卻不如意，自二十三歲（同治五年）補縣學生員後，十年中三應鄉試都告失利，只好絕意於此，專心求事功上的發展。

同治九年，李鴻章在陝西剿回，盛宣懷經人荐入幕中，擔任內文案兼營務處會辦，以後便因受知李鴻章而起家，從同治十二年起，接連總辦所謂輪電路礦四政的招商局、電報局、鐵路總公司、漢冶萍公司，再加上織造、商務、外交、教育等事業，盛宣懷所掌握的，實在不止一人一地的經濟命脈而已，他的理財正有如翁同龢所說的「今之下式桑羊也。」〔註二〕而盛宣懷青雲直上，由淮軍幕客入官，而關道，而京卿，而侍郎，而尚書，不論他後來如何成爲武進鄉人衆矢之的，但確是人才輩出的武進自嘉道以來第一位尚書侍郎〔註二〕。宣統中，盛宣懷以鐵路風潮爲資政院參奏，奉旨革職永不敘用，辛亥革命時一度避至日本，民國後繼續掌理招商局與漢冶萍公司，直到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三月

二十五日卒於上海，享年七十三歲。

愚齋藏書

盛宣懷不以藏書著名，一般人也不知愚齋中藏書極富，事實上盛宣懷在治事餘暇，頗寄情於圖書金石書畫，尤其光緒三十年以後，他的宦途起伏不定，以及宣統元年遭喪子之痛時，極以此道遣懷，以他聚賢之富和門下之衆，收藏圖書自是輕而易舉的，例如王存善（子展）、陶湘（蘭泉）、宗舜年（子戴）等人，都精於板本目錄，可助宣懷一臂之力。他又託人四處打聽收購〔註三〕，因此數年中大有收穫。光緒三十四年八月，盛宣懷赴日治病，在就醫之外，或親自選購、或命人物色，而日本各書肆聽說這位中國達官貴人兼書林豪客到來，便紛紛望門送書，冀得青睞，盛宣懷採取隨閱隨購的方式，而且新舊和漢不拘，先後購買了一千五百部以上。〔註四〕

盛宣懷對於圖書倒看得開，光緒三十二年，他和兩江總督端方相約，各出所藏在上海合建一所「淞濱金石圖書院」，公諸天下後世，他還先刻就一方「貽之子孫不如公諸同好」的印章〔註五〕，以後端方或因有所不捨，對於盛宣懷的幾度催促踐約都沒有下文，他無奈只好自行其志，在東遊日本的行程中，包括考察規模最大的帝國圖書館、經營方式最新的私立大橋圖書館等，準備借鏡之用。盛宣懷回國以後，便在上海的寓所旁撥地十餘畝，構建一所「愚齋圖書館」；他並親營規劃、布置庭園，到宣統二年九月落成，獲皇帝頒賜「惠周多士」匾額，又延請繆荃孫編纂書目，結果多達十八卷、十六冊的「愚齋圖書館藏書目錄」，直到民國二十一年才印行問世。

民國二十三年，盛宣懷的家屬將愚齋圖書館中的普通本，分別捐贈給聖約翰大學、山西銘賢學校、及由南洋公學改成的交通大學，據說以聖約翰所得最多，僅方志便達七八百種〔註六〕；在民國三十

八年以後，這些普通本再度變動歸屬，聖約翰大學的部份改歸華東師大，銘賢學校的部分併入山西農學院，交通大學的部分則移置於安徽大學〔註七〕。至於愚齋中的精善本，已在抗戰中流出，由上海的中國書店整批購下數十箱後再散售而盡〔註八〕，甚至流落海外東瀛〔註九〕。藏書以外，盛宣懷藏金石書畫也多，他曾收購以研究明史著名的王頌蔚舊藏明人尺牘數百札，也計劃在愚齋圖書館落成後，再建一所藝術館，自後他的藏書散盡以後，金石書畫不知下落如何？

刊刻與著述

藏書以外，盛宣懷也刻書，刻的且是鄉賢遺著及衛生叢書。其實從盛宣懷的父親時已從事刊刻，同治十二年，盛康由於王文韶和翁同龢的慫恿，刻了一部「資治通鑑補」二九四卷、八十冊，當時還年輕多暇的宣懷，奉父命詳加勘訂，全部工作到光緒二年才完成。光緒十六年，高齡近八十的盛康又手輯道咸同光四朝文章，歷時七載刊成「皇朝經世文續編」一二〇卷，原來賀長齡的「皇朝經世文編」成書於道光年間，到光緒中同時有多家纂輯續編，以完成時間先後而言，盛氏居於第三，與名列第二的葛士濬所編書名卷數相同，但因葛書內容多出當時熱門的洋務二十卷，其風行程度也因而凌駕盛書之上。

光緒二十年，盛宣懷延請繆荃孫主持「常州先哲遺書」的刊印事宜，預計分爲三集、共九十五種，除向親朋友好借印外，又託人鈔校杭州文瀾閣的善本，繆荃孫並特地遠赴湖北，請來有天下第一好手令譽的陶子麟刻字，三年後初集問世，包括四十種、六十四冊，絕大部分是明人以前的撰著。初集完成以後，進度緩慢下來，辛亥革命後盛宣懷囑繆荃孫作一結束〔註十〕，又得三十種、四十冊，即作爲續集。清末刊印郡邑叢書的風氣極盛，但精濫高下懸殊，常州先哲遺書既有盛宣懷不惜鉅資，又得

繆荃孫主持，因此成爲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對盛宣懷苛責至再，謂「禍天下者此人」的葉昌熾（註十二），也不能不稱道他這一留心鄉邦文獻的舉動（註十二）；葉德輝更認爲這部叢書抉擇嚴謹、刻工精良，足爲以後刻書者師法（註十三）。或者有人會說盛宣懷的刻書，是聚斂之餘沽名釣譽，但不知在聞其名即掩鼻卻走的常州士大夫中，有無其先人的撰著竟賴宣懷此舉才得傳世的？

至於較特殊的「衛生叢書」，則是日無暇晷而苦於疾病纏身的盛宣懷，晚年深深體驗「大丈夫有精神方能有事業」的道理（註十四），而於宣統民國之際著手刊印的。

盛宣懷像



盛宣懷又重視譯書，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創立南洋公學時，除列有譯書課程外，並附設「譯書院」，延聘張元濟爲院長，光緒二十七年宣懷奏報譯印成果，包括政教財法及兵學各類圖書二十八種，再過兩年，南洋公學呈請上海道臺袁樹勛立案保護版權的書目中，增加到五十四種（註十五）。盛宣懷從日本治病考察回國後，曾在上海設立一個「東文譯書會」，由丁福保、劉成志主持，雇用日文學生八人，分章翻譯他從日本携回的「明治財政史」，又親函駐日公使胡惟德，託購各類參考書籍，預備翻譯一套財政叢書，可惜這個計劃隨著他的黜免與避赴日本作罷，明治財政史雖譯成但未刊行。

盛宣懷本人以幕僚文案起家，筆下自然不凡，張之洞曾推許爲幕府人才之最（註十六），他在官居高位

以後，只要是施政大計仍親自起稿，民國以後，盛氏家人在舊日僚屬的協助下，陸續纂輯奏議二十三卷、電報七十七卷，刊成「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一百卷，由於他與近代中國歷史的關係，這部初刊一再重印，至今不衰，恐怕以盛宣懷洞見精能的才識，也難以預料自己的遺稿在數十年後，仍如此洛陽紙貴吧！

註釋

- 〔註一〕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 光緒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 〔註二〕 程滄波：「景印武陽縣志序」 第三頁。
- 〔註三〕 盛宣懷：盛宣懷未刊信函 第二一〇頁 「寄呂尚書函」 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註四〕 盛宣懷：愚齋存稿附東遊日記 頁三十七、七十二。
- 〔註五〕 同註三 第二〇四頁 「致前南北洋大臣端午帥函」 宣統元年十二月十日。
- 〔註六〕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 第三卷第四期（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圖書館消息第十一 「盛宣懷遺書之流轉」。
- 〔註七〕 周子美：「近百年來江南著名藏書家概述」（上） 圖書館雜誌 第二期（一九八二年四月） 第七十二頁。
- 〔註八〕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續記 八、席刻唐詩百家 九、唐詩類苑。
- 〔註九〕 據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書目錄所載，如明板「程氏墨苑」「新刻全像達摩出身傳燈傳」等書，都鈐有「愚齋圖書館」藏印。
- 〔註十〕 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 乙丁稟 卷三 頁十八—十九 「常州先哲遺書正續集緣起」。
- 〔註十一〕 葉昌熾：緣髮廬日記抄 記十四 頁三十七 辛亥（宣統三年）九月初七日。
- 〔註十二〕 同上註 記七 頁十六 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
- 〔註十三〕 葉德輝：書林清話 卷九 「刻鄉先哲之書」。
- 〔註十四〕 同註三 第一五九頁 「致外務部尚書那琴軒函稿」 宣統元年二月初五日。

近代藏書三十家

- 〔註十五〕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 書影 第三十頁 「滿清政府保護版權佈告實例」。
- 〔註十六〕 同註二。

葉昌熾治廬室

越人吳籍

葉昌熾，字鞠常，晚年慕莊子所謂「緣髮以爲經」的中和自然之道，自號緣髮廬主人，生於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九月十五日，卒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九歲。

葉昌熾的先世原是浙江紹興人，在他的高祖時遷到蘇州經商，並入籍長洲，他的祖父葉秀荃因家中生意失敗，很早便輟學販賣油豉糊口，後來改行經營布業並因而起家，葉昌熾在日記、文章、題跋中經常提到的「花橋老屋」，便是他祖父在道光年間蓋的（註一），據說營建時頗受鄰居一位進士出身、當過知縣的在籍紳士橫加阻撓，因此臨終前諄諄交代兒子葉震榮，務必讓下一代讀書博取科第爭這口氣（註二）。葉震榮繼承先業不久，遭逢太平天國之役，以致家境又告中落，當光緒七年及十二年，葉昌熾的父母先後去世時，他竟需要變賣所藏的部分圖書才能料理喪事。

校邠弟子

葉昌熾少年時就讀正誼書院，是馮桂芬的入室弟子，正誼書院的課業原以制藝帖括爲主，自同治初年李鴻章改建後，改以經解古學爲專課，取諸生十名住宿其中肄業。葉昌熾的同門後來成名的、有

擔任齋長的陸潤庠（鳳石）、管禮耕（申季）、王頌蔚（芾卿）等人。

葉昌熾從二十而冠以後的五十年中，有兩個較不爲俗事牽絆的愉快時期：一是同治八、九年起與修蘇州府志到光緒二年鄉試中舉，一是光緒十五年會試題名到光緒二十二年喪子之痛以前。前一個時期他正當二十幾歲的青年，後一個時期則已步入中年，除了這兩個各約八年的時光以外，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經常不是爲科第和生活所困，便是爲了國事或家事而憂。

蘇州府志局開設於同治八年，馮桂芬出任總纂，校邠廬的一些師友擔任分纂校核，葉昌熾負責公署、學校、壇廟、寺觀、釋道五門，以後再加上職官門，他經常住宿志局內工作，或偕友下鄉採訪考證，他從這時開始寫的日記，主要記的便是關於修志的種種，也由於實地採訪的緣故，葉昌熾幾乎踏遍蘇州境內各山，叩僧茗談，摩碑讀記，到處都有他的少年遊蹤。

修志之外，葉昌熾三次赴金陵應鄉試，結果在光緒二年二十八歲那年中了舉人，可是接下來足有十二年之久，他陸續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四次會試或鏃羽而歸，或因家庭變故未赴考，家人中父歿母亡、子夭弟卒，他爲了生活不得不開館以謀束脩，一度遠赴廣東就幕又悵鬱而返，直到光緒十五年己丑科會試才高中第八名，殿試二甲二十名，朝考降爲二等五十四名，本應分部任主事，由於此時他的學問已是有識共賞，得以改爲庶吉士，這年他四十一歲，一些少年同遊如陸潤庠、王頌蔚、孔廣鍾、吳郁生，甚至曾經他指點過讀書門徑的孔昭乾等，都早已通籍，只有他這個僅存的碩果，遲至與學生江標同榜及第。

此後的數年，是葉昌熾二度過得較愜意的時光，他先衣錦還鄉了一趟，一年後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又兼國史館、會典館兩職，移家京師，朝夕與友好閒廡購肆，訪書論碑，光緒十七年底還曾到臺灣作一月之遊，然後轉往廣州襄校廣雅書局的刻書，第二次重履羊城，他心情之愉快比起五六年前作